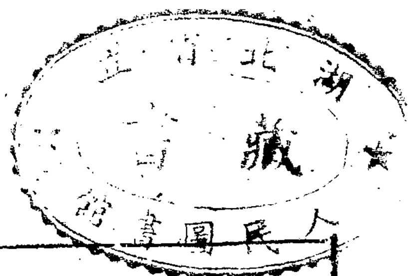
秧歌劇及小演唱

目錄



遼寧文協編

東北書店遼寧分店印行



秧歌劇及小演唱

遼寧文協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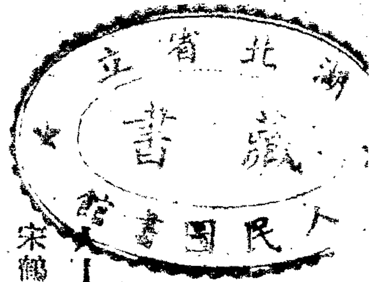


東北書店分店印行

一九四八年四月

目錄





榮譽

（小秧歌劇）

魯文　興中　百戀　作

宋鶴年　廿五歲，四平戰鬥負傷後，左臂已斷，然而愉快達觀。
白政委　「榮校」政委，卅五歲，老幹部，一口四川話，左目失明，右目也不大好使。
薛傑生　廿三歲，左臂負傷，影響到左手無名指及小指蜷曲不能活動。
丁管理員　右腿因傷而瘸，走起路來右腳總要擺半個小圈子才能落。

第一場

（開場鑼鼓後，過門中宋鶴年上）



宋：（唱一曲）
四平戰鬥負了傷，
休養到後方；
出了醫院進榮校，
悶得我心發慌。
宋鶴年我爲革命已

打仗爲人民，

衝鋒陷陣是本份，

流血也光榮。

左臂雖然被打斷，

還能把工作幹。

能做什麼就做什麼，

決不吃閒飯！

咱們榮校白政委，

我找他三四回，

每次要求分配工作，

他總是往後推。

（白）：我已經給白政委提了好幾回意見了，要求趕快分配我工作，可是他總給我，解釋：「同志——慢慢來嘛，不要着急！這是個時間問題，工作有的是！」他那番好意，我是知道的，可是現在全國都在大反攻了，前方後方那一個都不閒着，我這胳膊斷了嘛，也礙不了大事，傷口封了也很久了，還要待到啥時候去呢？我這回說啥也要去工作了，才剛郭主任那個報告，你聽聽，各路大軍反攻，都打到了長江邊上，離漢口才幾十里地了，我還這樣待着呀？？不，我再找白政委去，一定要他給我分配工作。（繞台走一圈）報告！



（政委躺在毛毯上）

白：那一個？請進來！

宋：（進門，敬禮）。

白：（熱情的）宋鶴年，請坐。（給宋倒水）。

宋：政委，這一回你可要分配我工作去了吧？

白：（笑）嘿——你這個同志，不要性急，我不是跟你說過了嗎？你那個傷才封了口，還是過一個時期，革命工作是長期的。

宋：政委，你看現在全國都反攻了，到處都在打勝仗，叫我怎麼能待得住呢！我的傷沒問題，我早就能吃能喝的了。政委，我不挑工作，叫幹啥就幹啥，只要不在後方待着就行。

白：我知道你是個好同志……！這樣好了，你先回去，回頭我把你的意見提到黨委會上討論一下，決定了以後我再答覆你。（唱二曲）

宋鶴年，別着急，

將來一定分配你。

宋：（接唱二曲）

老休息，真着急，

那天才叫我工作去？

（獨白）政委，我實在待不下去了！

白：我不是不叫你去，

組織爲的是照顧你。

（插白）組織上不是不叫你去嘛！

宋：組織上，是好意，
　　這個道理我懂的。

白：既然是，你懂的，
　　那就再等一個時期。

宋：在這裏，幾星期，
　　光吃不做眞着急。
　　（插白）光叫我閒着眞着急。

白：傷再犯，就難醫，
　　革命同志要愛護身體。

宋：我的傷，不大礙，
　　担任工作沒問題。
　　（插白）政委，我的身體做工作沒有問題。

白：一條腿，成殘廢，
　　工作不合適太費力。

宋：一條腿，沒關係，
　　做不了大的我做小的。

白：你的精神，是好的，



有合適的工作我分配你。

宋：我要求，快處理，

只要有工作我定努力！（重複一句）

（白）政委，幹啥我都努力去幹，一個胳膊我還是能克服困難的！你看，自衛報上報的那個鄒乃遲排長，人家一個胳膊還不是一樣在前方打仗！

白：好，你這種精神很好，只要你傷口不犯就可以，現在各地方來要……

宋：（搶着說）政委，我這傷口不會犯，不會犯！你就分配我工作吧！

白：噯，你也要等我們商量一下呀，你先回去，等決定了我叫通訊員來叫你。

宋：（還想說什麼）對！那你可一定要答應我！（敬禮下）

白：這個同志實在是個好同志！從來到榮校就一貫表現很好；在前方醫院，還是個休養模範。這幾天要求工作，找了我好幾回，我是怕他傷口才封不久，太勞動了又會犯，那就麻煩了！不過，他那樣大的決心，我還是找老郭商量一下，現在地方上都來要幹部，看是不是叫他去？通訊員！（內應聲：噯！）去看看郭主任在不在家，要開會囉！（撿毛線，一團線掉掉了，就在地下吃力的找）眼不好，找東西眞不方便！

（內聲：政委，郭主任在家等着呢！）

白：對。噯——給我扯上一塊羊毛喇！空時候撿點毛線打付手套帶。（下）

第二場

（薛傳生得意洋洋上）

薛：（快板）清早起，吃飽飯，沒有事兒我心發煩。同志們有的愛學習，有的參加去搞生產。我可不願跟着做，跟着是個傻瓜蛋。前方作戰流了血，後方休養就該玩。應該玩，我就玩，撩到街上溜了一遍；還是覺得不帶勁，又到戲院去把戲看。嗨！今天我可去的早，一去就把頭排佔，開場鑼鼓打一通，三個大戲就望下演！（過門）頭一齣是古城會，黑鬍子張飛的嗓門兒實在得，哇呀呀呀呀一聲叫，站到桌上就把鼓擂、關公假裝往後讓，白鬍子老頭就往前追；又要刀那個又踢腿，兩個人打了好幾回。照我說啊，這齣唱得實在美，實在美。第二齣叫蒞山淚，演的是惡官當道百姓受苦罪。（白）他奶奶的裡邊的那個壞傢伙！（快板）就像蔣介石那個賣國賊；抓丁逼糧要捐稅，看着看着我掉了淚，看着看着我就掉了淚。（過門）第三齣，可不好，玉堂春那娘兒們膩吵嗓，吱吱哇哇直裝蒜，故意裝起個貓兒叫。（學着唱）玉公子呀啊……（白）操！沒意思。一早出來，溜了街，又看了戲，眼看天色不早，回家去吃飯就不趕趟了。快回去吧。（轉一圈，向幕後）老孫！咱們吃過飯了沒有？

（內聲：早吃過了！你上那去啦？你的飯給你留在伙房裏了！）

薛：留伙房裡了？對，我去找丁管理員去！（轉半圈）管理員！管理員！我的飯呢？

丁：（一拐拐的上）薛傳生，你怎麼才回來？

薛：看戲啦！我的飯呢？今兒可把老子餓壞了！

丁：等一等，我看看去！（下）

薛：快，快！眞把我餓壞了。

丁：（上）噯呀！今兒人多，大米飯吃光了，還有些高粱米飯，叫伙房給你炒一炒吧：

薛：（生氣）那不行，吃大米飯是上級規定了的，一天一頓細糧，誰給我取消的？！

丁：誰說取消了！今兒你自己看戲回來晚了嘛！

薛：看戲看你的？回來晚了也有我的一份！

丁：你事先又沒有關照一聲，誤了飯那怪誰呀？

薛：怪誰呀？就怪你！今天不給我煮大米飯不行！

丁：噯，同志，不要不講理嘛！伙房同志一天到晚挺累的，爲你一個人煮飯，不大好吧！

薛：誰叫你不留飯？那是你自己惹的。哼，老子在前方流血拚命，到後方來受你們的氣，眞他媽的看不慣！

丁：同志，殘廢又不是你一個人，誰的傷也不是狗咬的，你算什麼功呢！

薛：好！你不作飯還說我是狗咬的！好，你說的，他媽的皮，你有種：…

丁：噯——同志，你可別罵人，就重煮大米飯你也不能罵人哪！

薛：罵了你怎麼樣？八路軍就不罵好人！

丁：好，你罵人，我不跟你說，咱們見政委去！

（丁扯薛衣，給薛摔開）

薛：去就去！誰怕你不是娘養的！走！

丁：走！（同下）

第三場

白：（上）通訊員！找宋鶴年來一下！

（唱三曲）

全國反攻大勝利，
同志們要求工作更積極，
整天談話談不完，
都說不願再休息。
今天聽了時事報告，
大家的情緒更加高，
紛紛要求上前線，
再為人民立功勞。
剛才研究好半天，
宋鶴年工作有條件；
幹啥工作沒有決定，
還得徵求他的意見。

白：剛才在黨委會上研究了一下宋鶴年的問題，決定分配他去工作。搞什麼工作嘛，還沒有作決定，先徵求徵求他自己的意見。嗳，這幾天提要求工作的真不少，一個接着一個，學校就像嫁女兒一樣，

忙得個不亦樂乎！

（薛與丁邊吵邊上）

丁：（到政委門口，抑住了氣）走，見政委去！

薛：去就去，政委又不是沒有見過！

丁：報告！

白：進來！

（丁與薛入內，丁敬禮）

白：（與薛握手）坐，你們坐！

丁
薛：………………

白：什麼事呀？

丁：（對薛）你先講吧！

薛：（背過身來）你叫我來的，你先講！

白：什麼事情啊？那一個先講都一樣嘛？

薛：（稍停）政委，我這裡待不下去了，我要求走！

白：（笑，半誤會地）怎麼，你也要求工作啊？同志，不要着急，分配工作也要一個一個的來嘛！

薛：（急辯解地）不，政委，我……

白：（搶着止住他）不要性急，同志，慢慢談！

丁：政委，我要求回部隊，到前方去！

白：（又誤會他）嗳，怎麼？你工作得好好的也要走？你那個身體還能到前方去！（笑）哈哈！我看你們再聽兩回時事報告：前方再打幾個勝仗，就一個也待不住了：同志，後方工作也是一樣的嘛，你們都要求上前方，後方工作那個搞啊!?

宋（上）報告！

白：請進來！

宋：（焦急地）政委，分配我工作了？

薛丁：（同時）政委，我是……
政委！我堅決……

白：（急制止）你們等一下，稍微等一下。

薛丁：（同時）政委！

白：等一下，你們兩個等一下！

（薛與丁欲辯不能，祇得一旁等着，情緒却很不安）

宋：政委，我的事情怎麼樣了？

白：剛纔我跟校長他們商量了一下，可以分配你工作。

宋：（高興）好，那我就去捆行李！（轉身欲走）

白：噯噯，你忙個什麼？看你高興得那個樣子：你曉得上那去喲？

宋：反正是回部隊去唄！

白：你回部隊去幹什麼呢？你一把手還能到前方作戰？

宋：（茫然）那……（看自己臂）那不要緊，不能打槍，還不能扔炸彈，送炸藥！？

白：噯，後方工作也是一樣，都是革命工作嘛：你那個身體在後方找工作還是比較合適。

宋：對！可是政委，我在後方搞什麼呢？我是個大老粗，又不像丁管理員能寫能算，幹什麼都能行！

丁：（乘機插話）老宋，你分配工作了？

宋：呃，聽郭主任報告，現在全國都反攻了，再待下去眞不帶勁！

薛：（在一旁有所感動，想要檢討自己吵架不對）政委，我……

白：（止住他）你先等一等，不要急嘛！你還怕工作分配完了！（對宋）搞鐵路，縣大隊，區政府獨立團，還有那麼多工廠機關，後方工作有的是！

薛：政委，我不是說這個……

白：（並不看他）我知道，你不願在後方工作是不是？那可以考慮嘛？

薛：（越弄越不清楚）唉——！

宋：政委，那我就到獨立團去吧！

白：獨立團將來也要開到前方去打仗啊！

宋：打仗就打仗唄，我正盼着呢！

白：嘿，又來了，工作多得很呢！你再想想，有更合適的那不更好嗎？

宋：那——對了，我到工廠去做工吧！

(唱一曲)

革命同志要勞動，

我到那工廠去做工；

部隊打仗消耗大，

多生產多補充就有辦法。

白：當工人好倒是好：：：(對薛)可以鍛鍊鍛鍊勞動意識，革命同志本來就應當勞動嘛！(對宋)不過你那個傷口剛好，幹這工作也不太合適，我看還是搞你熟悉的一行吧！

宋：對！(唱一曲)

一參加革命我就當兵，

四大技術樣樣精；

既然不能去前方打仗，

我就到縣大隊去練新兵。

(白)那到縣大隊去練新兵行不行？

白：好！這倒很合適！(對薛)這也不虧在部隊上幹了幾年，把你那個作戰經驗，教給新兵，那很好嘛！就決定到縣大隊去工作吧！(伏桌上寫信)

丁：老宋，什麼時候走？你在這裏當經濟委員給我們幫助很多，現在要走了，給我提些意見吧！

白：管理員，你去告訴伙房，明天早上多做兩個菜，歡送歡送宋鶴年同志！

丁：（高興，忘了吵架事）對！對！老宋，伙房同志也要歡送你呢！（下）

宋：（笑）不……

薛：（雖然是「掛」在一旁，內心鬪爭很厲害）唉！

宋：薛傳生同志，我出校工作去了，你得給我提些意見。

薛：（强笑，尷尬地）沒有意見，你平時對我幫助很大。

宋：政委，你也給我提提，我的缺點很多！

白：好，你讓我想一想——（一邊想一邊說）你這個同志在[illegible]表一貫很好。當團結人，你們榮譽軍人，到處受人家尊敬，自己但一定要保持這份光榮，我也是個殘廢，（這時薛內心鬪爭很激烈，站起想說話），所以我就處處小心，不把「榮譽」兩個字糟蹋了！（剛好衛着走進來的薛傳生，薛難受的退回坐下）今天我們的形勢是快接近勝利了，我們榮譽軍人，祇要肯努力上進，那我們的前途眞是遠大的很呢！

薛：（內心深感慚愧）

宋：我一定記住政委的話！

丁：（上）老宋，同志們聽說你要出去工作了，大家都準備歡送你呢！

白：這是介紹信。你也想一想，對我們領導上有什麼意見？（對薛、丁）現在該你們的了，請吧！

薛：政委……

丁：（搶着說）政委，今天她出去看戲回來晚了，沒給他留上飯，咱倆就鬧起來了，剛才我已經叫伙

過了，薛傳生，你去吃飯吧！剛才是我不對，

白：噢……鬧了半天，我還以爲你們是來談工作呢！（不滿地）薛傳生，你瞧，看戲去了，曉得好不好？（譏諷調）在後方休養老是出去看戲還是不好！空下來自己要學點本領才對！

薛：政委，剛才我們說的是氣話。

薛：（突然爆發）不！政委，我眞是要求工作，我要求上前方去！

白：（不信地）什麽？要上前方？同志，有問題好好談嘛，不要這樣。

薛：（誠懇地）政委，眞的，剛才我是說氣話，可是現在你看朱鶴年同志一個胳膊還這樣積極要求工作，還要求上前方，我的殘廢比他輕多了，我爲什麽不能工作!?政委，這次我下決心要工作了，過去我沒想明白。

（唱一曲）

剛才聽了一番話，

我心裏眞難受，

個個同志都進步，

就是我落後！

天天逛街把戲看，

不想把工作幹！

這回決心要工作，

馬上回前線！

白）政委，這是真心話，不是調皮，我是個榮譽軍人，就不能再落後下去了！我的身體很好，我要求重上前線！（轉向丁）丁管理員，你也是個殘廢，還比我重，你都早就在工作了，我還要態度跟你吵架，是我的不對，我向你賠禮！（敬禮）

丁：薛傳生同志，剛才我的態度也不好，我也向你賠禮！（敬禮）剛才我已經關照伙房給你做大米飯了，你待回就去吃吧！

薛：不，不用！我吃高粱米就行！

白：（笑）哈哈！真像三歲小孩子打架！薛傳生同志，你這個要求我們商量一下再作決定，這幾天要求重上前線的同志太多了，我們要檢查一下，可以上前方的就上前方，能在後方工作的就分配工作，訓練新兵啊，或者參加土地改革啊，總之，我們榮譽軍人，一定要盡最大的努力，在我們身體條件允許的情況下，組織起來，參加一切我們能夠擔負的工作，打垮蔣介石，徹底消滅封建！我們要保持我們的榮譽，發揚我們的榮譽！

衆：對！

白：（唱四曲）

我們是榮譽軍人，

我們要支援戰爭。

衆：消滅蔣匪，解放人民！

薛：上前方，重拿槍桿殺敵人！

丁宋：在後方，生產建設練新兵！

衆：積極工作，英勇鬪爭！

衆：（全體重複一遍）

宋：對，政委，我對領導上沒有什麼意見，完全滿意！我這就回去拾掇拾掇去！

丁薛：我們幫你收拾去！

宋：敬禮！（三人下）

白：哈哈！明天早點來啊！到校部來吃飯！（捻着毛綫下）

註：此劇曲子可以自由選擇，爲適應演出方便，劇中唱詞格式，很普通易配曲。

一九四八，（

送郎參軍（小型秧歌劇）

鄭文

時間：翻身後的某天

地點：東豐某村

人物：王二鎖——武裝委員，僱農，二十二歲

　　王妻——貧僱農會婦女會員，十八歲

妻（縫衣且穿新布衫上唱）

這回翻身好喜歡，

撥開雲霧見青天。

早先受苦又受難，

今年有房又啊又有田。

分衣裳，分浮產。

又有吃，又有穿。

還分個大牛好種田。

還分個大牛好種田。

（轉快板）

小媳婦今年一十八，娘家姓[illegible]名桂花，當家的，王二鎖，自小下地能幹活。早頭裡，苦

的日子真困難。給地主，把活幹，熬天流血又流汗，五更起，半夜眠，每日裡，不得閒，地主還嫌幹的慢。到秋天，剛割完，東家就要把租還，一年到頭直冒汗，落個難吃又難穿，大人哭，孩子喊，哭天喊地沒人管。地主家，心喜歡，倉裡的糧食堆如山，全是窮人血汗變，雖然自小把親訂，無錢接親是枉然。我娘家，也一般。欠了地租三石三，地主叫爹拿人還，想把我桂花來強佔，來強佔。多虧來了共產黨，領導窮人把身翻，惡霸壞蛋都打倒，又分房子又分田，爹爹一見哈哈笑，一家翻身好喜歡。九月天，結了親，爹爹送俺過了門。夫婦二人日月好，勤下地、多苦勞，打的糧食吃不了。有房有地還不算，還分牲口和浮產，大犍牛，真不善，腿又粗，毛又軟，下地能頂三人半。小雞養了一大群，羅柯肥猪關滿圈。分被褥，分褥單，棉襖棉衣穿不完。我還分個小棉袍，外套一件大布衫，大布衫，藍又藍，穿到身上好喜歡，穿到身上好喜歡。村上組織了貧僱農會，我也在婦女小組當會員，前天城裡要開會，當家的去了好幾天，到今個，快回還。過去日子真正苦，今天日子甜又甜。俺在家，買猪肉，稱白麵，包頓餃子嚐嚐鮮。看看天氣已不早，當家的為啥不回轉，為啥不回轉。

（白）天也不早了，當家的到縣上開會，為啥害不回來？（看衣襟）噯呦，我這新布衫怎麼落了身灰？（撩布衫，唱）

今年翻身好喜歡，
分了一件大布衫。
大布衫來真好看，
穿到身上多輕便，
穿到身上多輕便。

王：（背著牆上唱）
縣上開了貧僱農大會，
大夥都要把軍參，
只有參軍打老蔣，
窮人天下萬萬年，
窮人天下萬萬年。
（白）我，王二鎖，自小扛大活，流血流汗，也沒掙下半分地。自從工作團來了後，把惡霸地主打倒，分了房子地，才翻了身。早先我訂了個媳婦，因為老丈人欠地主租，地主想要強霸她，多虧共產黨來了，把地主打倒，我也在今年九月天結了親，小倆口子光景挺好，我屋裡又能勞動又能生產。這回縣上開大會，慶祝縣的貧僱農大會成立，大夥都要參軍，我又選上縣裡的代表，更要帶頭了。可不知老婆子樂不樂意？我得回去問問她，給她開開腦筋。
開完會來好喜歡，
大家都要把軍參，
二鎖也要作模範，
男兒報國理當然，
也得給老婆說一番。
妻：你回來了！你看，身上落了多少灰。（給王打灰）
王：嗳，這回窮哥們翻身，也懂得講「衛生了」。

妻：縣裡開會啥事呀？

王：（唱）

縣城裡大會開的歡，

慶祝窮人把身翻；

成立貧僱農代表會，

窮哥們翻身掌大權。

妻：代表都是啥樣的？

王：代表要真正的，好樣的，又公又當的，貧僱相信的，辦事沒有一點私心的，不是游不管子的，老實實的貧僱農啊！

妻：喲，這麼一長串，我也記不住呀，咱村誰選上了？

王：你想想看！

妻：那可得好樣的。

王：當然要好樣的。

妻：是東頭的王大叔？

王 （搖頭）王大叔好，鬥爭裡還貪污了一地角呀，

妻：是西頭李大慶？

王：李大慶存着壞心，背着人就要餞

妻：那猜不上了

王：你看看我行不行？

妻：哈哈，你，你倒想當，就沒有那個長像。

王：沒有那個長像？你看看這紅布條是啥！（指扣子上的紅布條）

妻：（驚奇的，拿紅布條看）那，你是代表？

王：（驕傲的）當然了！

妻：你真是代表麼？

王：那誰還跟你開玩笑，噯，我說你給代表做飯了沒有？

妻：（長聲）喲，當上半天代表就拿起架子來啦！

王：那可不，要不你去當當看！

妻：俺沒有上縣去。要不，也興當上了。

王：（玩笑的）你也能選上？哈哈，母雞還想叫鳴啊！

妻：（生氣的）怎麼？你看不起老娘們！

王：（故意的）當然，老娘們就是會「養兒抱蛋，掃地做飯」，還能當上個代表？一輩子別想。

妻：（生氣，把衣服丟在桌子上，起向一邊）喲！說你拿架子你真拿架子，當了一天代表就老鴉子坐飛機——美上天啦，我看你這熊代表，也當不了兩天，你別在家吃飯了，當代表那兒吃不上飯，還用老娘們給你做？（生氣的欲下。）

王：（拉妻）別生氣，別生氣，我是跟你鬧着玩呀！當代表就是給大夥當抗活的一樣，也是給你當抗

活的經，別生氣了。

妻：（轉過身笑）

王：啊，笑啦，笑啦！

妻：誰要你跟人鬧着玩！

王：噯，跟你說正經話，有一件事你能答應，我看你準能當上代表。

妻：啥事呀？

王：這回我回來後，要上老遠的地方去，你樂意不？

妻：你要去就去吧，這回上那去我也沒有說不樂意呀！

王：不對。這回去的可遠了。

妻：那你上那去呢？

王：你猜一猜吧？

妻：（走向一邊）他要我猜，那究竟上那去呢？啊，對了！。（唱）

這一回在前方正打勝仗，

莫不是出担架去接傷兵？

接傷兵是好事俺不反對，

俺盼你對傷兵好好照應。

王：不對，不對。（唱）出担架這件事沒啥困難，

出去了一個月就會回，

我說的是大事不是扭架。
請你想一想再猜一番。

妻：不對，那是上那呢？（唱）
要不然就是跟上工作團，
去幫助外屯鄉來把身翻，
幫助呀外屯翻身呀理當然，
爲妻的決不爲難。

王：也不對，上外屯去還沒有到城裡遠呢？

妻：那是啥事呀，可猜不着。

王：再猜猜吧！

妻：不猜了，不猜了，你說吧，不要胡弄人了。

王：你猜，猜對了，我送你個東西。

妻：送啥玩意呀，又是什麼花布褂子的，咱們分都分了不老少，給俺也不要。

王：不是，是個好玩意，你再猜猜吧！

妻：讓俺再想想（低頭想，忽又抬頭）啊！（唱）
約摸是帶民兵去到前邊，
全區的民兵隊去抓漢奸。
捉拿那大胡匪清剿隊長，

給咱村窮哥們來保平安。

王：（笑搖頭）也不是。

妻：（唱）

這不是來那不是，

倒叫桂花費心思，

要不然到外縣抓大地主，

給咱窮哥們來把氣出。

王：更不對了。（唱）

外村捉拿大地主，

也是幾天就回屋，

為啥要你細尋思，

為啥要你細尋思。

妻：噯呀，這可就難了那是怎麼回事？（再想）

啊，啊！（唱）

左又思來右又想，

這回一定能猜上；

莫不是你要把兵當，

進南京上關裡去捉老蔣！？

王：（拍手大笑）對了，對了，這回你猜的不大離，我說屋裡的，我參軍去你樂不樂意呀？

妻：（低頭不語）這個……

王：你瞧，你瞧，我說你們老娘們腦瓜開的慢，你害說不對？

妻：那我[illegible]沒有說不讓你——

王：不讓我咋樣？不讓我不參軍？

妻：（低頭不語）

王：說呀，怎麼不說話呀？

（唱）

一聽參軍她低頭，

倒叫二鎖發了愁。

我只得開腦筋細把她勸，

把參軍大事情講說一番。

（白）噯，我說你要不樂意，咱們嘮別的吧，你說咱們這會光景咋樣呀？

妻：這個還用問，不比早頭好多了嗎？

王：早頭咋樣呢？

妻：（唱）

提起（哪）早頭心痛酸（哪）大冷的天（哪）沒棉袴穿（哪），

整天（哪）幹活吃不飽（哪），

窮日子（哪）實在難過（哪）。

王：今個呢？

妻：（愉快的唱）

今個窮人把身翻，

又有吃來又有穿。

屋裏熱炕暖又暖，

穿着棉襖直冒汗。

王：你說，咱們這些好處是那來的？

妻：（唱）

這些好處害用問，

都是有了民主聯軍，

民主聯軍的恩典大，

給咱們窮人打天下。

王：（唱）

民主聯軍在前方，

英勇殺敵爲窮人，

大家都不參軍去，

軍隊怎能打勝仗？

軍隊怎能打勝仗？

妻：（唱）

村子內小夥不老少，
沒有你去不算啥，
你在後方來生產，
多打糧食爲前綫。

王：（唱）

我二鎖來是村幹，
人人都要向我看，
大家都要這樣幹，
參軍不是完了蛋，
參軍不是完了蛋！

妻：（白）你的話也對，可是，可是——

王：可是啥呀，怎麼又收回去了？（向外走幾步）他猜不着我的心思，可是我也猜不着她的心思。嗯，大概還是腦筋沒有開好。（又向妻）我說，咱們倆人好不好？

妻（笑）：咱們倆人有啥不好，要不好，俺爲啥進你們王家的門呀？

王：咱們倆好，這可也是眞話，我問你，爲啥工作團來以前咱們沒有結婚。

妻：工作團來以前，你房無一間地無一壠，一身窮衣服也沒有，再說，你就是娶個媳婦也沒地方放

呀！害有，那時候大地主沒有打倒，大地主直想翻我算帳呢。

王：那要是沒有民主聯軍來，咱們恐怕下輩子也過不到一塊啦!?

妻：可不是啊，要是沒有民主聯軍就沒有今天（唱）

過去的日子眞正慘，
又沒吃來又沒穿，
窮人娶妻難上難，
身上沒有半文錢。

王：後來呢？

妻：後來？（唱）：

後來來了工作團，
帮助咱們把身翻，
從此我才把門過，
夫妻倆人得團圓。

王：是啊，你說的樣樣都對，就是腦瓜不開。（唱）：

早先日子不用提，
夫妻二人還分離，
不是來了工作團，
咱們那能有今天？

（白）工作團來了以後，咱們才能結婚，可是大家要都不參加民主聯軍，打倒老蔣，那咱們還不是不能翻個透身？

妻：你說的都對，我也不是反對你去，可是——

王：噯，噯，你說你不反對，爲啥又『可是』這個，『可是』那個的？（低頭想了一會，抬頭）啊，……（唱）

要不是怕我參軍去，
不給家裏把信寄，
八路軍裡文化好，
走了後一定把信捎。

妻：我也不是怕你不捎個信，我是怕——

王：怕啥呀？

妻：（低頭不語）

王：你看，又不說了，噯，老娘們的事眞難辦！（恍然領悟）啊，我知道了！（唱）：

是怕我當兵撇了你，
另娶個媳婦拜天地，
我二鎖不是那樣人，
窮苦夫妻永不離。

（白）我二鎖決不會將來另找個媳婦，不要你了。咱們小倆口不錯呀，你想，我怎能把你撇了呢？

妻：（羞澀的推王一把，笑）去你的吧，誰要你拉這個。

王：哈哈，這回可猜對了吧！

妻：我也不是不樂意呀，昨個張大嫂來說咱村子不老少人都參軍了，我想你也該去，這不是，還給你縫這個布衫呢！

王：那是我屈了你呀！這回參軍可不易呀，身板有點不好都不要，簡直像挑狀元一樣，我又是農會幹部，我這一去，準有二十多個人一塊去！咱們代表就是代表大家打到南京去呀！

妻：可是，總得過兩天走吧，我還得給你拾掇拾掇。

王：這回說好了，你是讓我去了吧？

妻：讓是讓了，可是還有個條件。

王：有個啥條件？

妻：你得給俺行個禮謝謝我，不行禮不讓你去，我自到你老王家天天縫衣作飯，沒有一會閒着，你不得謝謝呀！

王：好，爲了參軍行個禮也行！咋行呀？

妻：（笑）磕個頭唄！

王：噯，磕個頭可蝎虎！作個揖行吧（作揖）！

妻：不行不行，作揖是封建，鞠躬吧！

王：鞠躬也不好，“點頭哈腰是舊作風”呢，敬個禮吧！向大嫂敬禮（裝得正正經經，敬禮），祝你加緊生產，多子多孫！

妻：（笑，打王）去你的吧，說正經的，這幾天你不是去開會嗎？我已割下肉，包上猪肉餃子了。歡迎咱們的代表呢！

王：（驚喜）眞的！？

妻：可不是眞的還胡弄你？（想了一想）可是你說送我的東西是啥玩意？

王：你猜？

妻：剛才猜了半天，腦瓜都猜疼了，你快說吧！

王：（從棉襖裏拿出兩個本子）你看，都是好東西，上次你不是說婦女會教的歌了你沒有唱會嗎？這回給你在縣裡買了個歌本，咱們唱的歌全在上面；還有，這是一本農民識字課本，幫助咱識字開腦筋的。

妻：（高興的）：眞的？（搶過書來）我看看

王：（笑）：嗳，不對，不對，你拿顛倒了。

妻：（羞澀的）誰說顛倒了，你才顛倒呢！

王：書可是給你了，你給我唱個歌，算謝謝吧！

妻：（瞪他一眼）你的條件比我還多。（唱）

哥哥去當兵，
妹妹送在大門外，
盼望你到前方好好去打仗。
家裡的事情呀你別牽掛，

家裡的事情呀你別牽掛。
哥哥去前綫，
妹妹心裡好喜歡；
在前方打勝仗立大功勞。
那時候可別把妹妹忘掉，
那時候可別把妹妹忘掉。

王：好，我一定不會忘掉，你在家等着。

妻：你又調理我啦。

王：我看你這樣，準能當上婦女參軍代表，還可不是捧你啦！

妻：要當我自個當，不用你選！

王：你要是當參軍模範，還得開別人腦筋！

妻：你也得多動員幾個！

王：對，好好動員吧！

妻：天也不早了，咱們回去吃餃子吧！

王：好，回去吃吧！（二人合唱）

王：（唱）：大家呀參軍。

妻：（唱）：大家呀參軍。

王、妻（合唱）：大家呀大家參呀來參軍。

王：（唱）：老爺們參軍打江山，

妻：（唱）：老娘們擴軍作模範。

王、妻（合唱）：大家參軍作呀作模範。

王：（唱）：老爺們，扛槍到前綫。

妻：（唱）：老娘們，擴軍來動員。

王、妻（合唱）：大家一塊去動員，大家都要把軍參，把軍參。

妻：（唱）：把兵當。

王：（唱）：人人要去，

王、妻（合唱）：人人呀人人呀把呀把兵當，

王：（唱）：前綫殺敵加油幹，

妻：（唱）：家裏事兒別掛牽。

王、妻（合唱）：參軍好比中（呀）中狀元。

王：（唱）：打到南京去，

妻：（唱）：活捉蔣介石。

王、妻（合唱）：大家呀大家呀來參軍，窮哥們江山萬萬年，萬萬年。

（同扭秧歌下）

附記：爲了便於演出，可隨意[illegible]曲[illegible]

編者

卓喜富扭秧歌

（小演唱）　李薰風

（前奏）

（甲領群衆唱，始終不上場）

翻身抬頭好樂和　逢年過節扭秧歌
秧歌鑼鼓都敲破　邊扭邊唱新秧歌
邊扭邊唱新秧歌　秧歌鑼鼓都敲破
逢年過節扭秧歌　翻身抬頭好樂和

甲：卓喜富，老卓頭，你扭了一輩子秧歌，給俺們表演一個好吧!?

衆：歡迎歡迎！……站到場子裡來！……給俺們表演一個！……（鼓掌）

卓：（上）俺扭了一輩子舊秧歌，新的還沒學會啦！

甲：扭就行！……不論新舊都中！……

衆：同意！同意！……（再鼓掌）

衆：好，大夥叫扭，俺就扭吧！（扭了一圈）

卓：邊扭邊唱！……邊唱邊扭！……唱起來！……

甲：老卓頭，大夥要求你唱！

卓：（停）唱啥呀?!

衆：你想唱啥就唱啥唄！

卓：「藍橋會」「賣線」「紅娘下書」……這些大夥都聽厭了，俺也無心唱了！要不唱，又托不過大夥的情，俺就隨便唱幾段吧！（邊扭邊唱，衆合唱）

想起先前扭秧歌
梳洗打扮眞够樂
頭上花冠戴一頂
仁丹胡子朝上撅

大紅斗篷扯起來
乘金扇子扇起來
兩個肩膀聳起來
小碎步子邁起來

一邊走來一邊浪
不知浪到啥時候
小猪倌們跟着鑽

起個名兒浪不够

甲：老卓頭，今天誰也沒有叫你「浪不够」了，這可是你自己叫的！

衆：老卓頭不浪了！……浪够了！……給俺們唱一個新的！……

卓：俺有話在先，不會新的！

衆：會！會！老卓頭任啥都會！……

卓：俺會啥呀!?

甲：你就按眼下的實事兒編一個唄！唱好唱歹還不是大夥樂和樂和！

卓：好吧！俺推也推不過，就把俺自己的實事兒編來唱好不好？

衆：好呀！好呀！……這更好啦！……老卓頭的新唱本出來啦！……呱唧呱唧（熱烈鼓掌）

甲：俺提個意見，光老卓頭一個人唱也不合適，趕到他唱完一段，俺們也隨和幾句，大夥說好不好？

衆：好！就這麼的吧！……老卓頭唱，俺們隨和，……大夥樂和樂和！……

卓：（唱快板，下同。邊唱邊扭，唱完一段，衆人隨和）

俺，卓喜富，今年五十歲，髮白頭也禿，喜歡富來不得富，從小也曾受過苦，跟過五六個大財主，傍靑抗活找活路。江南找到北大荒，北大荒還是沒個插脚處，頂人家的天，脚踏人家的土，挺着個光身子，打着個光屁股，沒衣穿，沒房住，只凍得鼻靑臉腫，哆哆嗦嗦邁不開步。眼看日頭落，月亮出，月亮落，日頭出，只餓的手軟脚癱，肚子裏咕嚕、咕嚕、咕嚕……咕嚕一陣過後是咕嚕又咕嚕！

衆：你哆嗦來俺哆嗦

你咕嚕來俺咕嚕

窮人生活一個樣

你叫苦來俺叫苦

卓：北大荒，多糧戶，趙三爺，大財主。大田一大片，片片是黑土。糧食滿倉庫，庫庫皆米穀，招了幾十個傍青戶，坐吃坐穿坐享福，只怕小偷、强盜、胡子進了屋，僱了俺去給他打更看倉庫

哪！頭更鼓！關了門，閉了戶，走一路，瞅一路。趙三爺屯長架子擺的足，窮人欠租欠債交不足，現在叫了來，過堂挨屁股。

哪！哪！二更鼓！這頭屋走到那頭屋。趙三爺和客人混一處，吆五喝六在聚賭，輸打贏要，聚人叫苦。

哪！哪哪！三更鼓！一二三四五，金木水火土，東邊西邊是倉庫，一邊走來一邊數，趙三爺和幾個老婆子，喝酒就要在一處，唱的唱小調，說的說鼓書。

哪哪！哪哪！四更鼓！過來是倉庫，過去是倉庫，眼睛直發花，腦筋變糊塗。趙三爺和幾個老婆子，抽大煙，躺在炕上咯合，吞雲吐霧，唧唧咕咕。

哪哪哪哪哪！五更鼓！天寒夜長靠腳木，倉庫庫鬧迷了路。趙三爺和幾個老婆子，睡在熱被窩裡打呼嚕，一睡睡到日當午，整日睡覺睡不足！

他，趙三爺，會享福；俺，卓喜富，受勞碌。勞碌不去說，結局沒好處。他倉庫多來難照顧，給人掀了個窟窿丟了幾斗穀。趙三爺，大發怒，罵娘罵爺罵的出，扣了俺三年工錢還不算，一腳踢俺滾出屋，滾出屋！

衆：財主富來曾享福
　　窮人窮來白受苦
　　世上多少不平事
　　最不平來窮與富

卓：俺離開了趙三爺，丟了那梆梆鼓，閒時作點小買賣，忙時到處賣工夫。今天這家門，明天那家戶。東邊出，西邊入，四方八面倒也混的熟。一年兩年混過去，三年五載手頭有點數。拉拉扯扯，扯扯拉拉　還娶了一房小寡婦，安鍋灶來立門戶，夫妻兩個挺熱呼。正經事兒不想做，流來流去站不住，不奔這家大財主，就奔那家大糧戶，跑個道兒捎封書，辦點事兒收點租，撈幾個錢兒把口糊，沾抹一點也作數。俺出身本是窮家子，打心坎裡知道俺窮人苦，窮哥們有啥為難處，也把俺來當心腹，只要對俺說句話，俺也想方設計來幫助，摘摘借借，湊湊和和，好把那難關渡，好把那難關渡。

衆：天下窮人沒有路
　　窮人走的一條路
　　你照顧來俺照顧
　　這才能把難關渡

卓：可是，唉！——八一五，變了天，日本子，完了蛋，滿洲國，被推翻，窮哥們，好喜歡，一個個翻身要作主，一個個抬頭見青天，就是俺卓喜富瞎了眼，不瞅見光明幸福在那邊。那趙三爺把俺一聲喚，又跟着趙三爺屁股打轉轉。趙三爺，在偽滿，本是屯長說了算，攤勞工，扣吃給，漢奸

罪過數不完，這一回，搖身變，變做維持會裏的維持官。早先是日本子特務憲兵把他管，眼下是國民黨趙委員和他來聯歡。他說幾句話俺就拿了當令箭，給他上上下下，裡裡外外跑的歡。試問俺打著什麼好算盤？還不是爲了能跨進他家大門檻！人要活下去總得找條道，俺尋思這條道兒寬又寬！又誰知那些官胡軍被打完，趙委員他們一溜煙，民主政府趕來展開大清算，有仇的要報仇來有冤的要報冤。趙三爺他把窮人害的慘，俺想清算他也是理所當然。趙三爺沒道理俺不給他來遮掩，可是鬪爭起來俺也不會走上前，讓你們一夥楞小子去蠻幹，俺就是袖着手兒站一邊。反正有了酒肉大夥吃，有了果實大夥攤。三鬪兩鬪鬪的真不善，一分再分也分給俺吃和穿。以後大夥忙着分土地，俺是窮人也不好不上前，可是俺的心裏也有主見，不靠後來也不靠前，單單挑那節骨眼，湊着機會也指手劃脚講一番。顯的俺挺熱心來挺能幹，也不怕地來也不怕天。俺常常這般對人談，這是俺的好經驗——話要說到刀刃上，不能說到刀背那一邊，說到刀背那一邊是空言，說到刀刃上就把力量顯，力量顯！

衆：清算鬪爭面對面

不能站在旁邊看

假積極來瞅得見

地主會把空子鑽

卓：以後轉眼又一年，接着來了暑伏天，窮人發展大生產，揷具換工搞的歡，就是眼前沒吃穿，青黃不接好作難。砍大樹來挖財寶，砍挖鬪爭鬧翻天，人人一股勁兒的幹，俺又沒精打采掉後邊。趙三爺又會相面，東瞅瞅，西看看，又把俺卓喜當看上眼，叫俺卓老弟把話言——小送給你一斗金黃

黃的小米子，你給藏一包囊綢緞皮毛好衣衫。也是俺卓喜富沒吃嘴兒饞，答應了給他好好藏一邊。俺把它藏在那破炕內，尋思那疙瘩一定藏的嚴。沒承想牆有縫來壁有耳，有誰聽了去報告會裡邊。農會派人來查看，支支吾吾好半天。到底把包囊翻出來，俺這臉包就丟了臉！大夥帶俺到農會仔細盤，一手指着俺汗滲的鼻子尖——狗腿子，心兒偏，不向農會向外邊，油嘴滑舌把人騙，浪來浪去會藏奸。說着說着發了火，唾沫星子四處濺。有的要撕破俺的臉，有的要賞俺幾皮鞭。要不是郭主任在旁拉把大夥勸，當時那一頓飽揍不能免，不能免！

唉！唉！唉！……俺卓喜富不但瞎了眼，又壞了一付好心肝！當了狗腿子真不上算，披上那皮容易脫下難！從前扭大秧歌還好一點，不男不女這麼浪一番。浪的大夥兒都樂了，浪的自個兒心頭也喜歡。今兒一磚頭打的俺陰溝裡站，要想抬起頭來難上難！農會大夥不要俺，一筆就把俺的名兒圈。說什麼二八月莊稼漢說，說什麼窮人長了富心肝。說的俺臉色白慘慘，說的俺心頭打戰戰。想起從前四面見光、八面見楞俺有法兒辦，今兒只好回家關上大門一連悶坐好幾天，好幾天！

俺卓喜富來真是憋，四五十歲的人兒這般沒主見。左叨念，右叨念，心上心下心不甘。如今兩頭討好難上難，倒不如抓住了一頭也上算。農會那條道兒算隔斷，且去找趙三爺訴訴冤。是他一手害了俺，要不去找他又咋辦？想着想着挪炕沿，兩腿搭拉着把鞋穿。剛剛走出房門來，忽的又覺沒趣兒。那趙三爺翻來覆去鬪過四五遍，那爺兒倆的勁兒早打散。房子地，都分完，家底子也快挖乾，就有油水不多點，還能把他當靠山？才走了幾步把腳站，冷丁又想起事一件。趙三爺親口說過兩三番：「中央軍就要開到這邊。蔣總統三路大軍往前趕，趕來了還是趙委員和財主們掌大權！」……

……俺想到這裡把精神抖，可是……可是……可是俺走了幾步又覺爲難。趙三爺他說的是夏天不見秋天兒，誰知掃了大蓋還沒見！又說早晚總有那一天，可是要到那年那月才兌現?!風言風語不過一陣風，一陣風兒過去啥也瞅不見！倒是俺屯子裡小張哥兒倆說的好，前綫打勝仗的消息到處傳　他們倆抬過担架上前綫，也曾親眼見過俘虜萬萬千。解放軍眼下都把美國裝備換，一個個生龍活虎眞是英雄漢。又說關裡關外、華北華中到處反攻展開了陣地戰，攻堅戰，追殲戰，眼看着共產黨和全國人民就要坐江山。那大頭子蔣介石都要完蛋，俺要去瞧那小王八、落水狗也是一個難。想着想着俺卓喜富急忙向後轉，還是在自個兒的家裏待幾天。只盼一個機會來出現，還是要和俺窮哥們抱成團，抱成團！

衆：窮人要把身來翻
　　定要齊心抱成團
　　不抱團來勢力單
　　行動起來難上難

卓：盼盼盼，盼盼盼，一盼盼到冬月天，工作隊同志來鄉間。說是土地法大綱要實現，毛主席有話講在先，窮哥們都要起來幹，窮哥們自已掌大權。又說僱貧農大會要組織，組織起來平分土地鬪封建，凡是僱貧農窮哥們，都要入到會裡邊。俺卓喜富一聽心歡喜，俺生來是僱貧農受飢寒。一沒有土地一攏，二沒有房屋一間，娶上一個小寡婦，也沒有過上三五年。想着想着心血湧，出頭面就在今天。飯沒吃完丟下了碗，到得會場裡站一邊。俺往那當間一瞅看，李毆資他和和氣氣把頭點。他未會講話先發問：『俺們姓窮姓富誰答言?』大夥尋思『窮人難道還姓富?』就說『窮

人姓窮是理所當然。」李政委一聽心頭樂，樂的上嘴下唇合不攏，他還沒笑完又指點：「窮人姓窮要抱團，抱了團來好好幹，打倒地主階級徹底把身翻。」衆人一聽都說「對」，眉開眼笑心喜歡。就俺卓喜富紅着臉，一句不吭直發愣。大夥窮人都抱了團，孤獨的把俺扔外邊，俺也有心往上擠，擠不上去好悲酸。心上心下一胡念，又聽李政委把話言：「俺們分地有沒有缺點？俺們起浮產起沒起完全？是不是漢奸、地主、惡霸富農一個一個都已鬪翻？是不是身邊的絆脚石一塊一塊都已搬完？要是還有地方不公平，要是還有個啥意見，大膽提出來好商量。商量好了放心大膽幹，這一切扭子自有民主政府來承担！來承担！

這一席話講的很簡單，道理可是够明顯，大夥兒有了人撐腰壯膽，會一開完就起來動手幹，快抓快鬪不流連，爬溝如飛四外趕，一個夜裡把地主逮捕完。人民法庭擺在正面，民兵隊伍排在兩邊。選了僱貧農當法官，坐上了法庭審罪犯。俺卓喜富每天飯一吃完，就急忙趕去把犯人的繩子牽。俺是有心要表表功，一開始還不敢太靠前，害怕太顯着自己惹人厭，又害怕把事兒辦的不周全。俺尋思站崗放哨總能幹，就向大會要求下來去輪班。不管颳起大風飛雪片，也不管帽子破來衣裳單，俺冒着風寒霜冷留神查看，忽見那冰天雪地裡黑影一閃，急忙拿起扎槍跟着趕，也抓住兩個壞蛋送到法庭前。這一來人人都說俺大轉變，浪子回頭金不換，金不換！

衆：浪子回頭是正傳
浪子回頭金不換
一切浪子快轉變
重新作人都喜歡

卓：俺，卓喜富，鬪爭忙，白天鬪爭到下晚，下晚鬪爭到天亮，正在鬪到火熱上，忽聽大夥唧唧喳喳來商量：「要査階級査歷史，不能讓壞人混在會裡來稱王。」俺卓喜富一聽不好了，這又是玩的啥明堂!?十五支吊桶來打水，七上八下着了慌，好容易混了個七天八後晌，這一來豈不是前途又渺茫!?成天裏坐不是來站不是，頭兒眼來心兒慌。也想去打聽階級歷史如何査，又不敢當着人前太露相。只瞧到一家一家挨着比，翻來覆去比的眞周詳。比出身來比家底，比行爲來比思想。從黑天直比到半夜上，比出來破大戶一大幫。俺卓喜富抽個空子回家躺炕上，迷迷糊糊像病了一個樣。翻來覆去仔細想，這一關好比過殿見閻王。東方不亮西方亮，不如離開了這個鬼地場。回到江南老家去躲藏，就在那邊對對付付過時光。又想到那疙瘩還不是窮人坐天下，他這號子窮人要混也混不長。看看又是掌燈時分忙下炕，且聽聽會走走再作主張。農會有南北兩鋪炕，只聽一片人聲鬧嚷嚷。北炕在嘮扯鬪爭會，鬪地主要鬪的精精光。南炕在把那參軍五更唱，男男女女喜洋洋，大夥就好比一大家子人一個樣，俺卓喜富孤孤單單沒有依傍。正在房門後面探頭望，又聽郭主任啞嗓子——「開會了！開會了！」叫忙忙。俺尋思開會沒個好，偷偷摸摸地離開了大會場。躡脚躡手俺爬到房後窗戶上，賊眉賊眼俺望着燈火直發慌。那外邊西北風兒嗖々々々颳的響，那房簷上的雪塊兒掉在脖子上够冰凉。要是聽出個動靜兒不帮勁，俺就跳到傍拉去躲藏，去躲藏！

衆：窮人都是一家人

窮向窮來一條心

査階級來査敵人

窮人不要慌了神

卓：又只聽郭主任啞嗓子嚷一聲：「現在正式開會了靜一靜！……」大夥頓時靜下來，可以聽見那脚步聲。原來李政委不緊不慢走上台，大夥「呱咭呱咭」表歡迎，俺卓喜富也想拍巴掌，舉起了雙手又放平。只聽李政委把話明，又把姓窮姓富的問題問一聲。衆人回答像刀切的可齊整，「俺們姓窮都是窮人！」李政委一聽笑的格格的響，就像窮人摸着了他的心！他說：「今天開會眞高興，提點意見大夥聽。查出身來定成份，裏裏外外一定要分清。國民黨的胡子特務地下軍，還有地主勾結來破壞俺們的人一群，這些個壞蛋是外人，要當外人來處分。俺們絕大多數是窮人，窮人都是自己人。就是沾染過一點小毛病，還不是舊社會坑了俺窮人?!有的染上了大煙癮，一天到晚沒精神。有的去把小牌看，誤了正事賭輸贏。有的手脚不乾淨，小東小西揣在身。有的東家出來西家進，偷偷摸摸搞個把娘們。還有的加入了三番子，還有的他跳過大神。各式各樣不一等，他們也都是窮人。只因爲窮來吃不上飯，只因爲窮來娶不成親，只因爲窮來貪點便宜，只因爲窮來入了邪門。今天打倒地主平分土地，掀起了轟轟烈烈大鬪爭，就是要鬧到天翻地也覆，一刀子斬斷了那窮根！有的鬪爭不上前，有的勉强來鬪爭，有的給地主藏點啥，有的給地主講交情，只因爲他的覺悟還不够，只因爲對問題有些認不淸，俺們就要互相來教育，他慢慢兒也會回了心。做過壞事的不打緊，只要他肯坦白作新人。不要把他當狗腿子，也不要口口聲聲叫壞人。他們的臉上好比有些小黑點，使勁來擦也擦的白格生生。只要姓窮的就算有道理，天下的窮哥們都是一家人。窮人要團結一條心，團結起來好鬪壞人。鬪倒趙三爺一流子吸血鬼，鬪倒了地主階級大翻身！」

李政委的話一落音，大夥兒鼓掌眞高興。有的又在把口號喊：「窮哥們團結起來鬪外人！」

俺卓喜富一字一句聽分明，喜的俺落下塊石頭放下了心。急忙抽身離開小窯戶，含着一眶眼淚直（往會場奔。太難爲共產黨爲百姓費苦心，土地政策訂的真高明。太難爲李政委他們咱那看的清，把俺這樣的窮小子也當做人。想着想着俺把會場進，進了會場俺把窮哥們大叫一聲——俺臉上有黑點要擦乾淨，俺心上有話兒要說分明。頭一件俺要把秧歌扭，浪來浪去總的不正經。也是趙三爺他要聽俺唱幾聲，這才僱了俺去給他打了幾年更。扭秧歌也只是給人家逗樂子，俺還不是趙三爺那一夥人。二一件光復後瞎了眼睛，應該走的道兒看不清。又跟趙三爺跑過幾天腿，傳書帶信辦事情。上回俺收過他一斗小米子，又給他把一包衣服來保存。查了出來受到處分，構了這半年黑鍋難見人，這都是沒法兒過光景，貪圖點小利瞎了良心。李政委適才的道理說的真，俺一定好好改過作新人。要求大家窮哥兒弟來原諒，不要把俺老頭子當外人。俺老頭子要是還有一把勁，俺就把這勁兒使出來和趙三爺一流的壞人拚，生生死死作鬭爭！俺卓喜富的話兒出自本心，太夥兒對俺鼓掌表歡迎。當晚定了俺的階級和成份，俺貧農大會也添上了俺的名。俺從此積極參加了大鬭爭，鬭的趙三爺他們透透澈澈，乾乾淨淨，再也沒有力量翻把害窮人！俺跟哥們抱團抱的緊，好像擰成了一條繩，往後就要一塊堆兒向前進，發家致富過那好光景，好光景！

衆：人有黑點要擦淨，
擦淨黑點兒光明，
只要姓窮說有理，
團結起來鬭外人。

卓：各位窮哥兒弟們！今天這逢年過節扭秧歌，不是先前給趙三爺他們溜溝子，是俺們大夥兒翻了身

在一塊堆兒樂和樂和，俺這才大着膽兒胡亂唱了一陣，唱到這疙瘩就算完了，

甲：老卓頭唱的真好，咱們呱咭呱咭！

衆：（熱烈鼓掌）歡迎老卓頭再來一個！……再來一個！……

卓：（拭汗）俺老頭子不比年青人，到底上了點歲數不行了，往後再唱吧，要求大夥原諒！

甲：老卓頭的話說得對，往後咱們再要求他唱好了！

衆：同意！同意！……歡迎老卓頭扭回來！……拉回隊伍裡來！……（再鼓掌）

卓：好，俺就一步一步扭回來！（邊扭邊唱，衆和唱）

打倒地主不受窮
平分土地有受用
備好牛馬和籽種
春耕下地打先鋒

前方戰爭打的兇
打的老蔣直發朦
後方生產要用功
揷具換工把地種

戰場上面出勇士

莊稼地裡出英雄
男女老少快勞動
勞動英雄最光榮

（完）

親人（小演唱）

雪立

時：一九四八年。

人：人民解放軍一人。

　　翻身農民一人。

開場：熱烈的鑼鼓聲中，兩人歡快而忙碌地從場子兩邊快步上，似乎都在忙于趕路，繞場一兩圈以後，在場中央兩人碰了個照面：

軍：（同時喜出望外）呵，老鄉！翻身大喜，翻身大喜！

民：呵，同志！慶賀勝利，慶賀勝利！

（二人同時敬禮，農民先打躬，馬上又糾正過來也行舉手禮）

軍民：（同）哈哈！（唱）

　　[illegible]上又傳捷報呀，

　　俘獲蔣匪真不少！

　　解放軍全國大反攻，

蔣介石江山就要倒！
嘿，嘿，嘿，嘿！
咱們東北更熱鬧，
反動派紛紛敗進了葫蘆，
只要葫蘆口一卡死，
活捉王八龜別想逃！

反攻勝利要來到呀，
軍民合作最重要；
隊伍只管打勝仗，
擔架勤務百姓搞！
嘿，嘿，嘿，嘿！

軍：老鄉們出力真不小，
支援前線有功勞！

民：打仗就是為窮人，
翻身窮人勁兒高！

（白）同志，眼下還打仗，就是咱們各個兒的事情，你想想，自打盤古開天，咱們窮人就一直爬在人家腳丫子底下，這下毛主席下了號令，叫咱們窮人要咋的就咋的，徹底兒翻身，可真是

鑿好啦！普天之下翻了個皆大歡喜。他媽媽反動派雜種操要作怪！這是火燒到咱各個兒家們上來啦，咱幹啥不出力!?

軍：是呀，老鄉們一翻身可真了不的，思想覺悟，腦瓜筋開通，幹啥都帶勁，下地、上前綫都不顧。前兒個不是從前綫還回來了個『民伕模範』張海五，我正要代表連部訪問他去呢！

民：別着忙，別着忙！我也是去他家呢，咱倆一股道上走。同志，我倒考問考問你，你可知道張海五做下了啥光彩事兒，才得下那面大紅錦旗？

軍：這你可難不倒我，報上早報出來了，我還不知道!?

民：你都知道？嗳！可眞不得離兒呀，張海五眞夠得上咱窮哥兒們的模範！走，咱順道走着嘮着這傢伙眞是好樣兒的，眞是咱們窮人堆裏刨出來的！

軍：是呵！翻身人民支援解放軍，這眞是『天下窮人是一家』呀！

民軍：（同唱）

提起那張海五眞不壞呀，

翻身堆裏的好代表，

腦瓜筋開化明道理，

熱心參戰把江山保！

嘿，嘿，嘿，嘿！

那一夜攻城打碉堡，

滿天黝黑不見道，
同志們個個賽猛虎，
炸藥一響（就）端刺刀！

軍：部隊衝鋒先不丟呀，
民：担架隊隨着也來到，
軍：黃同志手巾一擺打記號，
民：大家夥一個一個都臥倒！
軍民：嘿，嘿，嘿，嘿！

子溜子打的噓噓叫，
地土翻起兩丈高，
同志們衝鋒跑得遠，
担架隊急的直跳毛！
戰火越打越熱鬧呀，
刺刀攙來炸彈擦，
殺聲一片賽潮水，
三三制戰術打包抄！

嘿，嘿，嘿，嘿！

担架隊心裏眞難熬，

翻身漢子個個是英豪，

跳起就要往前撲，

黃同志（又）下令叫臥倒！

軍：（插白）黃同志說：等一等現在上不去，子溜子太密！

民：衆人只好再等着呀，

張海五可就更心焦；

耐着性子他暗尋思，

到底兒還該怎麼好？

軍民：嘿，嘿，嘿，嘿！

軍：一想同志們太辛勞，

十多個月戰場上跑，

流血犧牲爲咱窮人，

咱們哪能誤了傷號？

民：二想窮人翻身有今朝呀，

多虧同志們撐了腰，

殺得敵人沒有命，
窮人江山坐牢靠！

軍民：嘿，嘿，嘿，嘿！

軍：三種自己提過口號，
上陣救護要立功勞，
越思越想越着急，
決心各個往前跑！

民：螞蟻貼地辦法巧呀，
爬着還滑往前找，
手指凍的梆梆硬，
鼻頭裏氣兒直冒！
嘿，嘿，嘿，嘿！
翻過一個小土包，
一腳踩到個皮軍帽；
（插白）這皮軍帽上沒釘帽花兒，準是咱們人丟的，可是人呢？往前再走八步遠，
冷風裏躺着一個影影！

（插白）張海五一摸那瓩鞡鞋，知道是咱這邊的同志，心裡一酸就掉下了淚，他趕緊給傷號帶上帽子，輕輕扶住他肩膀問他：「同志！你啥地塌傷着了？咱自家人，翻了身的窮人，咱一家子親人來了！」

軍：（白）誰呀？……（突然）同志們呢？衝進去了沒有？來，你扶我一把！……

民：（白）同志！隊伍衝上去了，你別喊叫，這跟前還在打，你瞅瞅，紅頭子溜子飛得哧兒！哧兒的！

軍：（白）不要緊！怕啥？

民：（白）你是那兒傷着了？

軍：（白）腰板上中了砲片兒，直不起來，我操他奶奶！

民：（唱）

聽說這同志傷了腰呀！

貼地爬下就往他靠；

同志你快快爬上我身，

等我背你往回倒！

合：嘿，嘿，嘿，嘿！

軍：傷號感激難言表，

翻身農民實在好。

流血犧牲也值得，

前方後方心一條！

民：頭頂上機槍嘩嘩叫呀，（配效果）

前前後後還在打砲（配效果）

張海五心急要趕路，

胳膊肘子也當脚！

嘿，嘿，嘿，嘿！

不管你雪地冷難熬，

不管你雪厚擋住道，

不管你石子「稱」得痛，

不管累的要暈倒！

軍：一口氣爬出半里地呀，

按置傷號上爬犁，

又怕傷號不抗凍，

脫下自己的新棉衣！

嘿，嘿，嘿，嘿！

輕輕蓋住傷員身體，

安慰的話兒眞親切；

又怕傷口受折磨，
揉着道兒拉爬犁！

民：慢慢拉到包紮站呀，
先讓傷號進屋暖，
大夫（來）上藥紮綳帶，
（他）細心照顧在一邊！
嘿，嘿，嘿，嘿！
紮裏停當又給餵飯，
一勺一勺不怕煩。
抽空把爬犁架子扶，
連夜又往後方轉！

合：走過一站又一站呀，
一直走到頭明天，
踏起北風賽尖刀，
冷的直往心窩鑽！
嘿，嘿，嘿，嘿！

自個受凍能承當，
傷號冷壞可咋辦？
決心各個受點苦，
揣住爬犁把風擋！

民：這樣揣住還不算呀，
又把手套脫下來，
套住傷號一雙脚，
自己受凍傷號暖！
嘿，嘿，嘿，嘿！
感動的事兒數不完，
傷號肚痛要拉大便，
（白）這傷號同志腰板受傷，支不起，撑不住，偏巧荒野地裏，眼目前兒就沒有個屎盆、水罐，那裏能尋得見個接屎的傢具？張海五一尋思，嗨！沒說的，這同志打仗掛花爲了咱窮哥兒們，眞是咱們的親人！這麼着他就不顧一切——
雙手权當屎盆便，
捧屎他也甘心幹！

軍：日頭東升大亮天呀，

反動派的飛機嗚嗚轉，
沒法隱蔽機槍打，
拚命自己把身子去蓋，
嘿，嘿，嘿，嘿！
旁邊來了個大壞蛋，
大天白日造謠言；
（插白）那兎崽子說：「大哥，你快跑吧，不瞅瞅那死樣兒，一棍子楱死拉倒啦！頭頂心飛機
嗚呀嗚的，中央軍都撻上來了，快跑吧！」
張海五一聽直冒火，
一把抓住就往回牽！

合：行行走走又一天呀，
來到後方兵站醫院，
勝利到達目的地，
傷號感激賽難言！
合：嘿，嘿，嘿，嘿！
軍：兩行熱淚淌在臉，

掏出傷費叫買紙煙，
老鄉千萬請收下，
區區難表我心一片！
（插白）老鄉，除了咱翻身農民跟咱人民解放軍這樣比親人還好的照顧，那兒還能找得到呀，你快收下！

民：同志，你可說的對，咱都是窮家親人，好好照顧這是份內的事，要不這還是親人了？
（唱）
咱們翻身老百姓呀，
軍：咱們人民解放軍，
合：血肉相聯難離分，
窮家親人眞一心！
嘿，嘿，嘿，嘿！
民：翻身支援解放軍，
軍：作戰保護大翻身，
合：蔣賊地主都打倒，
天下窮人大翻身！
軍：（白）我說的沒錯吧？
民：（白）沒錯，沒錯，句句都對，咱馬上到張海五家，你訪問完就和他一起到我家吃飯去！

軍：噯，你倆說到那裏去了，是我去請他吃飯，還要請你和倆功臣一塊上連部吃年飯呢！

民：（拉）不行，不行！我說在先到我家吃，我家吃，今年翻身了，請得起啦！

軍：（拉）不行，不行到咱連部去，咱們已經做好了，

民：（拉）不行，不行，我家去！

軍：噯，咱們別着急了，我先訪問張海五，再一塊上咱連部吃飯吧！

民：再上咱家吃吧！

軍：先上張海五家吧，走！

民：走！

合：咱們翻身老百姓呀，
咱們人民解放軍，
血肉相聯難離分，
窮家親人真一心！
嘿，嘿，嘿，嘿！
翻身支援解放軍，
作戰保護大翻身；
蔣賊地主都打倒，
天下窮人大翻身！
（熱烈的鑼鼓聲中一一人舞下場）（完）

註：曲子可以自由配，否則只一個曲。

多抓俘虜，消滅美蔣有生力量！

抓俘虜（小演唱）

陳戈

人物：陳　凱。（人民解放軍戰士）

孔泰福。（蔣軍連長）

（遠處衝鋒號聲，槍砲聲，響成一片，慢慢的不響了。）

——片刻——

（陳凱槍上刺刀，氣喘，跑上）

陳：（喊）捉活的！捉活的！——繳槍不殺……（跑着喊着）民解放軍優待俘虜。快繳槍吧！

（唱一曲）噯嗨！排砲，一陣機槍叫，爆炸連響又加衝鋒號，衝殺衝向前殺場，敵人潰敗像大山倒。

（白）現在大反攻了，都要爭入當立功爭個英雄，完成立功計劃，一打起仗來，就像猛虎一樣往前衝。剛才這一仗打的『過癮』，我也捉了三個俘虜，繳了三條槍，送到營指揮所去了。——戰場紀律我嚴格遵守，聽從指揮，服從命令，不發洋財，不搜俘虜腰包，這下我算完成立功計劃了

（唱一曲）噯嗨！立功計劃訂的好，多捉俘虜第一條，戰場紀律嚴格遵守：不殺俘虜不搜腰包

（白）我完成了計劃還不算，我還要超過計劃，不管我怎麼累，肚子怎麼餓，我也要把前面跑的這

個敵人抓到。——看，這傢伙跑的多快呀！

(唱一曲) 噯嗨！陳凱加勁我往前跑，敵人潰敗沒命的逃，蔣家軍武器美國造，送給咱們他不要收條。

(白) 看，這個新一軍跑的多快呀！

(唱一曲) 噯嗨！前面跑的是新一軍，陳凱在後緊緊跟，戰前諸葛要兌現，多繳武器多捉俘虜兵。

(望前面，白) 這傢伙跑遠了，怎麼——上課的時候，我聽講戰術，追敵人要使用「火力追擊」，組織火力封鎖敵人，我只一個人這怎麼整哩，(想了一下) 我朝天開槍嚇唬他，他聽見槍響，腿發軟，就跑的慢了，對！(朝天「叭」一聲放了一槍，大吼一聲) 你往那裡跑！(追齊下場)

(蔣軍連長孔泰福滿頭大汗，氣喘的跑上，嘴裡直喊)

孔：追來了，不好了。

(唱二曲) 跑跑跑，追來了，閻王爺把我叫，要叫他們抓了去，砍頭挖眼用火燒，噯呀呀，用火燒。

(白) 軍長訓話時講，要讓他們抓了去，準死沒活，他們抓着俘虜，把東西搶了，衣服剝光，都給槍斃了，當官的更活不成，不是活埋挖眼，就是砍頭，用火燒，我是個連長給抓住還有活命呀?!趕快逃命吧。

(唱二曲) 美國裝牛皮帽，美國皮鞋眞不妙，平時穿着頂神氣，跑不動路命難逃，噯呀呀，命難逃。

(白) (抬腳舉起笨重的美國皮鞋) 他媽的，這皮鞋賽比牛蹄子還笨還重，穿着就跑不動

(唱二曲) 咱新一軍會吹牛，美國裕（說）不用愁，天下第一打不垮，這回碰上了硬石頭嗳呀呀，硬石頭。

(白) 我們就是會吹牛，被人家打敗好幾回了，還要說是常勝軍，這回可又碰上了硬釘子了。

(唱二曲) 槍聲一響人就到，他們打仗像賽跑，打得咱們哇拉哇拉叫，哎呀嘩拉四處跑。嗳呀呀，四處跑。

(白) 隊伍衝散了，就收不攏來，勤務兵也跑了，我沒辦法只有跑，後面這個傢伙，老把我釘上，他準是看見我是一個當官的才拚命的追，這怎麼辦哩——(想) 哦，有了，他們解放軍很窮，跟窮棒子搞在一起，打仗他們叫要「窮追窮追」，就是這道理。要想逃脫性命就只有一個辦法，把身上的東西，美國衣服呀，皮鞋呀，鋼筆呀……丟在地上 他們看見就去搶東西，發洋財去了，就不管抓人了。對，我就這樣作。

(唱二曲) 人民解放軍窮八路，打仗窮追不怕苦，趕快擺下脫身計，丟下東西把它哄。(急跑急解下軍官帶，脫下軍官衣服，丟在地上，後面槍響一聲，急下)

陳：(急追上唱一曲)：嗳嗨！你跑上天我追上天，你鑽入地我也入地，今天要不抓着你，我就決心不回去。

(發現地下的東西) 啊，這滿地是什麼東西？

嗳嗨！這下丟着啥東西，有沒有彈藥和武器？(停，看了一下) 滿地都是值錢貨，(哈哈) 原來是這小子的脫身計。

(白) 呸！人民解放軍是為了人民解放，為了老百姓翻身，為了推翻大地主，大資本家，打反動派蔣

介石，不是爲了個人發洋財來參軍打仗的。慢說你這小子丟下這點東西，你就是黃金鋪滿地，酒肉撲鼻香，我也不動心——我的立功計劃上有一條（指槍把上）「遵守戰場紀律」，我的立場堅定，我要保証實現。

（唱一曲）噯嗨！人民解放軍上戰場，爲了翻身保田莊，金銀財寶買不動，一心要消滅吃人的老蔣，我不中你的脫身計。（追下道具撿場的拿下）

（孔泰福上）

（唱二曲）跑一步喘一喘，走幾步坐下來，跑的頭暈眼花肚子餓，吃點餅子再安排。噯呀呀再安排。

（白）吃點美國餅乾再跑吧，這傢伙一定中了我的計，發了洋財就不追了，我吃點餅乾再走。（坐下，拿出餅乾剛送到嘴邊突然發現大叫。）這傢伙又追來了，怎麼辦（突然想起）哦，聽說人民解放軍愛槍，他追來準是想我這支六輪子，對了（望着槍）他媽的，就是你這雞巴玩意作怪，差點沒叫人把我抓住。

（唱二曲）美國槍美國砲，這些玩意眞不好，他準是要槍才追了來，趕快丟槍把命保。

（丟槍跑下）

陳：（他跑的疲力乏，滿頭大汗的上）噯呀，肚子餓的不行了，我在前面喝了幾口凉水，追了好幾里，這時候餓的我頭暈眼花的。——噫，這裡有人家，我去買點東西吃（面向後台）老大娘你家有什麼現成吃的沒有，賣給我一點。

後台聲音：噯呀同志可不巧，我家沒現成吃的。——你看你跑累的那個樣，快進屋裏坐，我給

你作飯吃。

陳：大娘，謝謝你，來不及了，我要去抓國民黨的兵去，你有現成的就賞給，沒有就算了。（看見槍拾起）哈哈！

（一曲）曖呀！美國武器眞是妙，這支六輪子可得好，得了武器再抓俘虜，消滅美蔣有力量。

（白）我要把你這兩條腿的傢伙抓住才算。（追下）（打擊樂器慢慢的由小而大由慢而快的打起來，烘托緊張的氣氛。）

孔：（叫上）不好了，越追越近了——美國槍他也不要，他就要我呀……（繞場轉圈）

陳：（上，叫）站住，解放軍優待俘虜——不殺俘虜。（兩人都跑不動了，都極慢的走，但總差十幾步追不上，最後孔在地上爬着走，陳也累的倒在地上，爬着追。）

陳：我要追死你，追死你！

孔：（又慢慢的立起走）

陳：（也站起來追，但腳千斤重似的提不起來。）

孔：我的媽呀，累死我了。

陳：（繞一個返圈，堵住了孔，孔欲回頭跑）站住！站住！不站我就開槍了（孔不聽，繼續跑，陳舉槍向天空放射，「叭」的一聲響，激烈的鑼鼓也突然停止）

孔：（聽見槍聲，一驚，跪倒在地）饒命！饒命！

陳：（跑到孔前）起來，我們解放軍，不興這個。（孔起立）

陳：你不要怕，我們不殺俘虜，優待俘虜。走！

孔：到那裏去呀？

陳：別怕，你跟我到我們這邊去

孔：（掏出金殼錶，鋼筆）弟兄，這給你吧。

陳：（笑）什麽？

孔：金鎦子，金殼錶，鋼筆請你放我走吧。

陳：你收起來吧，別來這一套，我們解放軍不貪財，不要人家的東西，——我告訴你，只要你放下了武器，我們就不殺害你！也不搜你的腰包，走吧！

孔：我……

陳：你是個連長吧？

孔：我不是！

陳：你不要怕，軍官放下了武器也一樣優待，不打不罵不殺害你

孔：真的？

陳：你放心，走吧

（唱一曲）噯咳！戰場紀律堅決執行，三猛戰術打垮蔣匪軍，繳槍四支俘虜四個，立功榜上有咱的名

（在鑼鼓聲中下）

（附註：演出時強調歌唱與舞蹈，不要拘泥於「戲」的現實性，以歌唱傳達主題就可以。對蔣軍不必太丑化，因為他最後還是繳了槍，不要引起反效果。歌曲可以選配熟調。）

一九四七年九月七日稿。

模範擔架隊長曹占生（集團演唱）

時韻

這個演唱本的寫作，是想做一次關於集團「演唱」的嘗試，以供各地從事文藝工作的同志參考，並且對「演唱」形式，希有研究的同志給予指正。另外說明一句，就是這裡所寫的担架隊長曹占生，是實有其事，實有其人的。

（演唱開始：樂隊列隊登場就位。隨後歌唱團列隊登場就位，最後介紹人登場。）

介紹人（以下簡稱「介」）：各位：咱這一段演唱，書名就叫個「模範担架隊長曹占生」。說起這位曹占生大隊長來，書中倒有一支小曲兒，不妨先叫咱歌唱團唱上一段，給各位聽聽。

（樂隊奏引子）

歌唱團（以下簡稱「歌」）：（唱第一段）

提起那大隊長曹占生，
他老家本住在河北省。
自從他來在關外地方，
白城子安家度營生。
他的父是一個老木匠，
自幼兒拉大鋸拉了一生。

曹占生家窮苦無有依靠，
就跟着老父親學了木工。
曹占生生來老誠又忠厚，
窮苦人都跟他有交情。
皆因他身體壯個子又大，
大家夥都把他曹大個子來稱。

介：各位，那曹大隊長曹占生的外號，就叫個曹大個子，今年嘛，他是卅有八歲了。他的老父親，自幼拉大鋸，拉了一輩子。末後，還攤上了一樁大禍，叫一棵大樹給壓死了！說起來，實在叫人傷心！

（樂聲起，一老人——表演者——上場。他的舉動，使觀衆追憶及曹占生老父親拉大鋸時，不意被折斷的大樹壓倒慘死的景況。終於老人慘死介。一青年登場，跪伏老人身邊悲痛欲絕介良久青年抱老死者退場）

歌：（唱第二曲）

大樹壓死了老父親，
曹占生悲痛如斷魂，
實可憐哪咱這窮苦的人呵，
實可憐哪那曹家父子們呵！

（唱第三曲）

舊社會的窮人不算人，
一輩子當牛馬日夜做工。
累個死累個活還吃不飽飯，
爹也窮兒也窮輩輩兒受窮。
曹家的父子們實在可憐，
皆因爲舊社會太不公平。

介：各位：那舊社會人與人不得平等，窮富不均，就是萬般罪惡之源啊！單說那曹占生的老父親，自幼就做木工，拉大鋸，直到給大樹壓死在底下。這不是因爲窮富不均所造成的罪惡怎的？你看，那有錢有勢的人，萬萬不會去拉大鋸，還能叫大樹折斷壓死在底下？那曹占生早就明白了這個道理，看清了那個舊社會的罪惡。因此上，「八一五」滿洲國一垮台，民主聯軍一來，他就下決心要鬧革命。一股氣他約了幾個拉大鋸的窮木工，一齊都參加了部隊，他立下志向，非要推翻那個窮富不均的罪惡舊社會不解！

（樂隊奏引子）

歌：（唱第四曲）

舊社會實在不公平，
曹占生一心鬧革命，
團結工友們齊參加，
他當兵打起仗不怕犧牲。

介：曹占生當兵不到一年，打退不少敵偽，消滅了很多胡匪「光復軍」，沒曾想，霹靂一聲，一場熱病，倒把曹大個子給擦倒啦！末後，沒法子，只得請假暫且退伍回了家，他一連在炕上躺了三個多月。等病好了，本打算再找隊伍，再歸隊去。哪知道他們的隊伍早已不知開到什麼地方去了。從此，他也就沒有歸隊。等到去年民主聯軍開始冬季攻勢時節，他志願報名參加了白城子洮安縣的担架隊。在冰天雪地裡，他跟隨作戰部隊在火綫上搶救傷員，不怕困難，不顧生死，立了大功。冬季攻勢完了以後，担架隊回到了白城子。洮安縣召集担架隊開大會，選舉英雄模範，當場全體担架隊員一致推選曹占生爲一等模範，定了功績，受了獎勵。這且不提，單說今年夏季攻勢開始，曹占生又志願參加担架隊，開到四平前綫，爲人民軍隊服務。那一日，正是夜半十二點時刻，我軍突然開始了攻擊。那曹占生的担架隊，早在十一點時分，就趕到那四平城的邊邊上了。一霎時，攻擊的砲聲響了起來，那火綫之上砲彈到處炸裂的情景，正像暴風驟雨中的呼雷閃電一般模樣，只是那曹占生却一絲兒也不害怕。各位，你聽聽那戰場上的響聲吧——

（鼓鑼及其他音響突然奏起，使觀衆有如身臨戰場一般。不一會兒，數民夫——表演者——登場。其中一個表演者在場上跑上跑下，使觀衆追憶起曹占生如何帶領民伕在戰場上到處搶救傷號情景。）

介：各位，你看，在那火綫上，在那槍林彈雨裡邊，那曹占生一絲不怕，跑上跑下，就是只顧搶救傷號了。衆民伕一見曹占生如此胆大，捨己救人，也就一個個都跳上前去，爭先恐後，搶救傷號。

（鼓鑼音響漸低，樂隊奏出引子）

歌：（唱第五曲）

黑夜裡北風吹烏雲又遮天，
一陣陣雷聲響風雨閃電。
雷雨聲槍砲聲響成一片，
曹占生總不忘搶救傷員。
黑暗中冒風雨又冒槍彈，
東一倒西一歪戰壕裏走遍。
泥塘中跌倒了又爬起來，
一連下揹下來七名傷員。
曹占生滿身上血水不分，
揹傷員他拚命急紅了眼。
担架員曹占生忠誠又勇敢，
不愧為第一名特等模範。

（直至第五曲唱完了時，台上的表演才收場，下。）

歌唱隊員之一：（數快板）說英雄，道模範，曹占生，他真能幹。火綫上，胆子大，救護傷員他搶先，他領頭，做模範。英名傳到司令部，各位首長每個戰士都稱讚。師部委派曹大個子當隊長，領導鎮東、康平、梨樹、洮南、洮安五個縣的担架隊員。曹占生他當了大隊長，照顧隊員最週全，平時裡，催大家吃，催大家穿，催大家抽空休息抽抽煙。吃好穿暖休息過來才好抬担架，抬起担架不發難。夜晚住處有困難，他就讓着隊員們睡火炕，自己抓把茅草鋪在地上睡一晚。處處吃

苦他在前，處處享福他在後面……有空，他就教育隊員努力幹。他說是：軍隊打仗爲窮人，戰士們流血爲了咱。因此上，咱們就該不怕一切犧牲抬傷員，軍民一體打垮蔣家胡子保家園。他還教育担架員，遵守群衆紀律做模範。住下不拿群衆一針綫，出發時節務必要替房東掃地掃院。對群衆，他宣傳。宣傳共產黨，宣傳八路軍，宣傳軍民都是一家人。部隊前綫去打仗，百姓支援隨後跟。宣傳咱們軍民一致才能消滅蔣家精殃軍。曹占生他沒私人。壓根也沒想過個人抓撈勝利品。他說大夥都抓勝利品，傷號哪個去關心？師部早就看到他的工作實在好，決定發給他兩身美式大衣做奬品。沒會想，他拿到這兩件美國勝利品，兩件一齊送了人。解決大夥的困難他是最關心。要問曹占生的工作爲什麽這樣好，皆因爲他的階級覺悟高，一心一意爲了窮苦人兒大翻身。轉眼之間過的快，四十天的工作應該總結立功勳。師部裡，召集全體担架隊員開大會，要檢查一下哪些担架隊員幹的眞正好，哪一些個做的還差勁。大會之上來討論，當塲推出曹占生的大功臣，大功臣，大功臣，榮獲奬勵理應份！

（樂隊奏引子）

歌：（唱第六曲）

試看那曹占生，
抬傷員立大功，
師部大會選他特等模範第一名。
特等模範第一名，
前方師部發給一堆勝利品。

（重復此段）

（在第六曲歌唱當中，一部隊幹部及一民伕——表演者——登場，其動作爲復現曹占生受獎之令人羡慕的情景。）

介：各位：曹占生一連參加了兩次攻勢的担架工作，一連兩次當選模範，兩次立功，兩次受獎，他發誓將來還要回回攻勢回回參加，回回苦幹回回立功，直到打倒了蔣介石，窮人們徹底翻了身，各位，咱已經翻了身的窮苦人兒，都要向這位英雄曹大隊長學習才是呵——。

（樂隊奏引子）

歌：（唱第七曲）

向曹大隊長學習，
向曹大隊長看齊。
忠誠勇敢一心上火綫，
拚命前決前去救傷員。
爲兵爲軍民一體打倒蔣介石，
爲只爲打垮蔣軍窮人把身翻！
向曹大隊長學習，
向曹大隊長看齊。
衝上火綫救傷員，
（重復此段）

爲只爲軍民一齊打倒蔣介石，
爲只爲打垮蔣軍窮人把身翻。

光榮匾

（二人轉）

王家乙

甲　說喜歡
乙　道喜歡
甲　說個喜事
乙　來拜年
甲　別的喜事
乙　都不表
甲　單表六區
乙　張家園
甲　張家有個
乙　張老漢
甲　一家幾口都
乙　務莊田
（轉緊）
甲　張老漢
乙　張老漢今年五十三

甲 一家幾口都種地

乙 整年忙的不得閒

甲 年年月月都受累

乙 還鬧個無吃又無穿

甲 房無一間地無一壠

乙 衆人說他是窮大筐

甲 他有二男和一女

乙 還有個老伴門當戶對窮家出身今年也是五十三

（小紅娘看文房四寶調）

甲 兩個兒子都長大

乙 長大成人身體壯

（緊四五）

甲 兩個兒子都長大

乙 長大成人身體壯

甲 女兒長大出了嫁

乙 名叫秀蘭小姑娘

甲 來到七區東和屯

乙 丈夫也是個莊稼漢

甲 夫婦二人都和睦

乙　辛辛苦苦把田耕

甲　記下秀蘭且不表

乙　再表這老漢張大山

（撤板）

（轉慢流水）

甲　張老漢活到五十幾

乙　一輩子受罪苦難當

甲　自從來了共產黨

乙　老漢這才把身翻

甲　大兒子當了屯幹部

乙　他爲窮人好心腸

甲　二兒子冬月裏參軍去

乙　去到前方打老將

甲　兩個兒子爲革命

乙　老漢心裏眞喜歡

（撤板）

乙　剛剛過了春景天（轉文咳咳）

甲　天大的喜事到眼前

乙：把老漢請到村政府

甲：四碗八碟往上端

乙：三杯水酒剛落肚

甲：有段事來對他言

乙：老漢聽完這件事

甲：不由得心下好喜歡

乙：老漢吃完了賀喜酒

甲：急急忙忙回家園

乙：道上遇見他的女兒

甲：婦女會主任張秀蘭

乙：老漢告訴她這大喜事

甲：只樂得爺倆嘴也併不上

乙：我說此事你不信

甲：請出二人做證見

（頓板）

（胡胡腔）：（二人合唱）

急急忙忙往前行

心中高興兩腿歡

女 梁和屯哪走出來了張秀蘭哪嗯嗳嗳喲呀哈哈

父 村公所走出來遇張老漢

（轉大救駕）

女 張秀蘭忙的是快回家

父 老漢樂他兒子得了革命狀元

女 正然哪行走啊來的好快

父 十字那個道口就在面前

（轉慢四五）

女 迎面哪好像是呀我的老爹爹

父 那邊遊着的啊好像女兒張秀蘭

女 我問爹爹呀你上那塊去

父 爹爹我就是要回家園

今天哪女兒呀你上那兒去

女 我是呀工作忙完回家看看哪駭回家來看看哪

（轉慢四五）

女 老爹爹身穿着

父 一色新棉襖

女 老人家的臉上

父　臉上放紅光

女　胸前面配帶着

父　一個紅綉球

女　手拿着一捲紙

父　化錢也買不着

女　想必是老爹爹有什麼大喜事

父　我活了五十幾，這才是頭等的好事情

女　不用說來女兒我知道了

父　你知道什麼快快對爹講

（落板）

女　莫不是老爹爹當了勞動英雄

父　這個可不對

女　莫不是你老當了生產模範

父　這個也是不對

女　莫不是老爹爹有了胖孫子

父　更更更不對

女　莫不是你老人家分着了正房三間

父　房子早分到

女　莫不是你老人家分得了好地三五垧

父　她也早有了

女　莫不是我的哥哥定了親事

父　更不對來更不對

（轉慢四五）

女　這個也不是來么那個也不是眞眞難壞了女兒張秀蘭

罷罷罷了罷罷罷

女兒我無能耐猜也猜不着叫聲爹爹咱們回去吧

女兒我再不猜你的腹內文章

（轉緊四五）

父　老漢一聽哈哈笑

說是女兒你不聰明

自從去年你出嫁後

家中的事情你不知情

你聽爹爹給你講

一邊走來你一邊聽

（轉慢四×）

父　今正月和二月是啥節

眼看着要種地沒有章程
分了些平板子麥楂扔荒地
大地主和惡霸照舊威風
這時間咱窮人好有一比

女　爺爺那比做啥

父　好比做指頭的蒼蠅無蚱蜢

父　有三月和四月清明時節
下來了工作隊熏煮夾生
分牛馬分糧食再鬪地主
忙種麥搖犁杖組織變工
有五月和六月青苗在地
狗地主又造謠惑亂人心
仗財勢買狗腿陰謀翻把
妄想着再得勢欺壓窮人
有七月和八月收拾小麥
各村屯掀起了砍挖運動
鬪地主挖財寶洗刷壞幹部
窮哥們抱團體分外相親

這時節咱窮人好有一比

女 爹爹那比做啥

父 好比那跌倒的人兒又立起了身
有九月和十月搶秋收割
你大哥被選爲農會主任
爲窮人辦事情甘心情願
窮哥們團結起萬衆一心
這時節咱窮人好有一比

女 爹爹那比做啥

父 比做了久戰疆場常勝大軍
十一月十二月新年時節
你二哥志氣大前去參軍
上前方打老蔣消滅反動派
保住咱窮哥們澈底翻身
這時節咱窮人好有一比

女 爹爹那比做啥

父 好比着又有了金鋼二虎來把門，

（轉快）

他上前方沒兩月
立功狀送到我手中
(轉影調)

女 爹爹手拿立功狀
女兒秀蘭看分明
轉邊都是菊花紋
四角配上荷花紅
左面卡的珠紅印
右面寫的是姓名
姓名寫的是張福貴
冬季攻勢立大功
(轉喇叭調)
秀蘭女看吧了立功勞獎狀
不由我滿心喜面帶笑容
我這裏走上前拜上一拜
我拜給老爹爹慶喜慶功
我三哥上前方怎樣得獎
請爹爹你給我細說分明

父　（轉大大鼓）
女兒要知這件事
爹爹說來你是聽
早起到了村政府
村長對我說分明
你二哥離家後
到了前方苦練兵
一心要報仇和恨
練了一身好本領
學會了射擊擲炸彈
學會了刺殺和衝鋒
學會了使用爆炸筒
三三制戰術練的精
冬季攻勢發動後
兩軍陣前他要顯威風
（撒板）
（轉緊板）
就在上月二十四

咱們發動大反攻
部隊開到前綫上
面對着蔣匪的糟殃兵
天到三更交半夜
連長往下傳命令
說是同志們要記住
咱們打仗爲人民
不怕千辛和萬苦
爲的是民主和翻身
今夜前去打蔣匪
大家可有勝利信心
大夥一聽這句話
齊呼啦把連長叫兩聲
今夜要不得勝回、
你管咱們叫飯桶
連長聽完大夥的話
滿面帶笑把話明
咱連担任突擊隊

今夜戰場上爭做英雄
敵軍陣前有地堡
誰敢去爆炸打頭陣
你二哥一聽這句話
一步蹦在路當中
我去我去我要去
我要前去立大功
連長一聽心歡喜
面笑顏開滿應承
快去快去準備好
今夜晚看你立頭功
你二哥聽完這句話
腰中皮帶緊一緊
七斤半大槍他不拿
肩上僅抗的爆炸筒
三步兩步出屋外
帶上組員兩個人
報告連長我去了

連長說聲要小心（拉腔）
三人走出不多遠
蔣匪地堡面前迎
機槍大砲齊聲響
信號彈照的滿天紅
不怕槍林彈雨
不怕地滑和天凍
爬冰臥雪向前走
地堡裏塞進了爆炸筒
抽腿扭身往回跑
只聽背後轟一聲
炸的天崩地又動
炸的賊兵騰了空
三人一看好高興
後邊的隊伍就上衝
連破地堡四五個
再打三次猛衝鋒
打死蔣匪無其數

繳獲的武器數不清
戰鬥完了開大會
人人選他是頭功
立功狀送到村政府
政府交到我手中
請我吃了慶功酒
還要掛匾再披紅
說完這段大喜事
女兒啊你說光榮不光榮（回板）

（喇叭調）

女　聽完了老爹爹講說一遍這一回我二哥
（合）立下大功
女　這真是咱全家
（合）無上光榮
父　叫一聲秀蘭女你要快走村政府還要來
（合）掛匾披紅
女　老爹爹不在家
無人照料

（合）咱爺倆要趕快轉回家中

甲　二人說完了高興的事

乙　急急忙忙往前行

甲　路上百景都不看

乙　家園不遠面前迎

甲　回家還有百般事

乙　下回再唱說分明（拉腔）

甲　喜事一段到此完了

乙　還要請同志們多多批評

聚寶盆

鼓詞

李薰風

江南有個劉萬金　外號叫做劉老狠
老狠心毒會盤算　金銀財寶數不清
置下良田千萬頃　僱了勞金數百名
花天酒地來度日　嬌妻美妾一大群
琴棋書畫般般會　吹彈歌舞樣樣能
出門坐轎或騎馬　來往州縣和衙門
三個兒子年紀小　請來老師教書文
這些事情且不說　再說劉家衆勞金
勞金人數有幾百　起早貪黑不消停
日頭不出就下地　日頭當頂汗淋淋
日頭落地打戰戰　周身四體冷冰冰
衣裳汗透沒的換　日久天長百病生
勞金生病無人問　帶病也得把地耕
就扣你工錢還是小事　馬鞭子抽你渾身青
不說勞金抗活苦　再說東家劉萬金

他家樓房十幾座
珠寶玉器兩邊擺
賓客臨門延上座
閑言不提別的談
這盆放在神龕上
紅綢紮花盖盆上
他說他家能致富
三十年前二十歲
忽然黑間做一夢
霞光萬道蓋天頂
心中一驚睜眼看
盆中一個金元寶
急忙披衣下了炕
看罷元寶看瓦盆
放了元寶再取元寶
一個一個取不盡
只見元寶滾滾來
取不盡來用不盡

當間一座大客廳
名人字畫掛正中
朋友遠來好談心
就愛誇他聚寶盆
看來只是一瓦盆
顯得古怪迷惑人
全靠這個聚寶盆
破落大戶難維生
夢見財神上了門
瑞氣千條映庭心
不見了財神爺見瓦盆
金光四射晃眼睛
拿起元寶放在手心
瓦盆裡又是亮晶晶
無數的元寶放光明
一個一個往外生
只見滿屋皆黃金
指頭一伸萬萬金

從此買田來種地　從此發富把家興
真是人有搖錢樹　不如我家聚寶盆
搖錢樹搖錢得使勁　聚寶盆聚寶不費神
不費神來論錠數　使了勁來只論分文
從此不想搖錢樹　一心只愛聚寶盆
聚寶盆供奉神龕上　他是我家活財神
早燒香來晚叩頭　香煙繚繞神靈
劉萬金他說到此　喜笑顏開合不上嘴唇
衆客人嘖嘖誇一陣　酒足飯飽辭主人
走到那裏傳到那裏　劉萬金得了個聚寶盆
說是劉家行善天照應　萬金生來是有福人
有福之人多福分　無福之人難擺貧
卻說劉家夥計裏　有個扛活的王有文
有文今年五十歲　從小在劉家作勞金
這天剷地正歇晌　衆勞金吸煙閒談論
閒談談到聚寶盆　有文哈哈笑連聲
都說劉家有寶物　唯獨我有文不信真
劉家事情休瞞我　樁樁件件記在心

當下夥計歇罷晌
不料有文這幾句話
萬金聽罷臉發白
過個十天半來月
當着隣里來吆喝
見財起意不得好
眾人聽了都不搭理
眾人問心心無愧
又誰知人在家中坐
有一天日頭正當頂
柴火垛下着了火
大夥瞅見忙去搭救
一陣風架燒得乾乾淨
那瓦盆不是尋常物
萬金狠狗來一瞧着
這時有文一陣罵
聚寶盆是我傳家寶
有福之人受得起

又去流汗把田耕
一傳傳到劉萬金
愁在那眉頭恨在心
想當初丟了聚寶盆
有意偷去昧良心
好賊看火自臨身
萬金聽了也不吱聲
夜半敲門也不驚
滔天大禍落門庭
王有文家中出事情
火焰沖天紅了天心
那火頭已經封上了門
柴火垛底下現出瓦盆
正是那有名的聚寶盆
登時怒向膽邊生
錯怪你這個畜牲
聚寶盆是我性命根
無福之人用不靈

我說見財起意不得好
劉老狠邊罵邊踢打
嗳呦嗳呦喊救命
慌了勞金衆兄弟
不看金面看佛面
不念功勞念苦勞
劉老狠瞪眼把衆人罵
若不將他來懲辦
急忙吩咐衆家丁
一邊扎他來送走
不說劉老狠回家去
窮向窮來富向富
坐下大堂來審問
不問情由一陣打
傷心傷的是家財盡
傷心傷的是挨了打
三天兩頭上夾棍
那劉萬金聽說哈哈笑

果然燈蛾撲火自燒身
苦了勞金王有文
嗯哼嗯哼直呻吟
撲通一聲跪當中
不看魚情看水情
念一念多年共夥情
窮小子竟敢諸營生
顯得俺劉爺好欺凌
給我綁起了送衙門
一邊收回聚寶盆
且說老王頭進了衙門
縣官向着劉萬金
老王頭有理說不清
屈打成招好傷心
傷心傷的是冒指賊名
傷心傷的是進牢門
沒錢買命毀殘生
除去了一顆眼中釘

那衆勞金聽見流眼淚
一哭老王死的太冤枉
二哭老王够朋友
三哭老王受盡苦
不說衆勞金有仇恨
聚寶盆還供在神龕上
他也想長命活百歲
差一天就活五十整
躺在炕上等嚥氣
人人想要爭家產
聚寶盆長金元寶
難道要畫符念咒語
你老死了不要緊
老狠一聽嘆口氣
世上那有搖錢樹
夥計勞金一大羣
若不設法把他騙
老王知道這是假

一個個仰天放悲聲
不明不白氣不平
大仁大義待衆人
一死絕了後代根
且說劉老狠逐了心
金元寶每日滾進門
無奈淫樂過度促壽辰
氣衰血枯不能行
三個兒子齊來臨
人人爭要那聚寶盆
長元寶是爲何情
難道要下卦問神明
將秘密可得傳後人
叫聲傻小子枉讀書文
世上那有聚寶盆
累死累活恨在心
怎能好好侍候咱們
心懷反對氣不平

你爹這才下毒手
放火燒他溜乾淨
死了一個老王頭
當牛當馬自認命
不然家業難發展
劉老狠說話費力氣
心頭話兒都說盡
富貴本是同根生
大富大貴高人一等
有了高下不平等
窮人就是搖錢樹
血汗變成財和寶
富的富來富不盡
你越窮來咱越富
若要平來鬧革命
轟轟烈烈鬧推平
鬥倒富人窮人作主
自由平等該多幸福

架火燥下面放瓦盆
再借縣官來殺人
鎮壓作成門業勞金
流血流汗也甘心
不然世界難消停
說一句話來停一停
兩眼一翻命歸陰
窮苦本是緊相隨
最窮最苦作了下、
有了窮富貴賤人
窮人就是聚寶盆
統統都歸富人吞
窮的窮來窮死人
造成人間大不平
消滅封建來翻身
打碎地主的聚寶盆
世上再不叫宅兒窮人
富的腿樂就不壓身平

自由平等該多幸福

